

林慶彰 主編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九 編

林慶彰主編

第14冊

聞一多《詩經》學研究

侯美珍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聞一多《詩經》學研究／侯美珍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0〔民99〕

序 2+ 目 2+142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九編：第 14 冊）

ISBN：978-986-254-280-4（精裝）

1. 聞一多 2. 詩經 3. 學術思想 4. 研究考訂

831.18

99014365

ISBN - 978-986-254-280-4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九 編 第十四冊

ISBN：978-986-254-280-4

---

聞一多《詩經》學研究

---

作 者 侯美珍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mailto: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0 年 9 月

定 價 九編 20 冊（精裝）新台幣 33,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聞一多《詩經》學研究

侯美珍 著

## 作者簡介

侯美珍，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任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研究領域：《詩經》學、明清科舉、八股文研究。代表作有：《聞一多詩經學研究》、《晚明詩經評點之學研究》、〈毛奇齡《季跪小品制文引》析論——兼談「稗官野乘，悉為制義新編」的意涵〉、〈明清科舉取士「重首場」現象的探討〉、〈明清科舉八股小題文研究〉、〈談八股文的研究與文獻〉、〈明清八股取士與經書評點的興起〉、〈《儒林外史》周進閱范進時文卷的敘述意涵〉等。

## 提 要

聞一多（1899～1946）是詩人、學者，晚年思想左傾，熱衷於政治運動，遭暗殺而死，又成為大陸至今頌揚的鬥士。因為政治因素，在臺灣，罕少有人留意聞一多；而大陸熱烈頌揚的氛圍，往往也造成對聞一多學術研究評價的偏頗。本論文以聞一多的《詩經》學為研究的主题，企圖根據最新的史料，以客觀的立場來重估聞一多《詩經》學的成就。

本論文從聞一多學者的角色辨析入手。以往的研究者受聞一多晚年自白的影響，混淆了學者與鬥士時期的角色。第二章裡，筆者從早期的書信考知，聞一多成為古典學術的研究者，純粹出於興趣、能力與生計的考量。本章除為其學者的角色重新定位外，並藉以凸顯大陸學界研究聞一多的迷思。第三章至第五章，討論了聞一多廣為人知、影響較深，也是後來學者津津樂道的三個《詩經》學主题。

第三章談聞一多援佛洛伊德性學說解詩的論點、立說背景，聞一多接觸佛洛伊德學說的經過，以及援性說詩的影響、得失。筆者認為此種解詩方法有開拓眼界之功，但恐過於相信佛洛伊德性學說的科學性，導致在文本的閱讀有所不足，缺乏思辨，其說多有附會。

第四章辨正聞一多的《詩經》時代嫁娶正時論。毛、鄭等學者或主秋冬、或主仲春為嫁娶正時，聞一多異於舊說，以春、秋兩季為嫁娶正時。本章考察了舊說及聞一多的新論，以《春秋》經記載嫁娶四季皆有，且分布均勻等證據，而定《詩經》時代應通年聽婚。

第五章專論〈詩·新臺鴻字說〉一文。〈新臺〉「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的「鴻」字，舊解為鳥名，聞一多以為當解為蟾蜍。此說甚為風靡，許多學者都捨舊解而信從聞一多之論。透過對聞一多論點的辨析，筆者以此說無法通解古籍，且聞一多所論證據薄弱，不可驟信，當依舊解釋作鳥名為宜。

第六章結論，重申筆者在〈緒論〉中強調的研究立場。聞一多的《詩經》研究成果，不愧為一大家，然也受到當時大膽、率斷的學風影響，而有失謹嚴。郭沫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誇獎，實過於溢美；後學必須以考而後信的態度，「批判地繼承」聞一多之創說，方是正途。

# 自序

在熟悉聞一多的過程中，彷彿也重溫了一次現代史。內憂外患的國勢，擾攘的政局，灰飛煙滅的何止聞一多一人。

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感謝指導教授林慶彰老師屢次鼓勵及答疑解惑。幾年來從林老師那兒所學到的，固不止寫作論文一端而已；老師對學術研究的熱忱和奉獻精神，更讓我們望塵莫及，由衷欽佩。如果不是曾參與過他所主持的目錄編纂工作，我不會把執著的背後，所需付出的耐力和毅力，看得這麼明白。

周鳳五教授、蔡信發教授，在論文口試時，從不同的角度提供寶貴的意見，讓我藉以修正論文的不足，在此致上深深的謝意。

北京大學中文系費振剛教授是研究聞一多的前輩，民國八十二年八月在河北石家莊第一屆國際《詩經》學會議中曾向他當面請益，兩年來他的幫忙，讓我永銘在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聞黎明先生，雖從未謀面，然而他總是不厭其煩的答覆我信上所提的問題。如果沒有他們的協助，研究聞一多必然會遭遇到更多的困難。

從八十二年年初開始，與汪嘉玲、張惠淑、游均晶一起合作編輯《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88～1992）》，最後階段的校對等瑣務發落下來時，正值我在趕寫論文之際，這些工作都偏勞了他們，在此也要深致謝意。

認識郭麗娟學姊已有七年，七年來承蒙她不斷的照顧，寫論文的這一年，殷勤詢問，盛情可感；雅芬、杏芬是很好的「戰友」。扮演了五年老師的角色後，再來重溫學生的生活，真好！政大的老師、同學、這三年的點滴，將會是這輩子珍惜的回憶。

最後，謝謝遠在高雄的家人，他們總不明白爲什麼我連寒暑假都來去匆匆；然而，卻始終縱容我任性而行。

聞一多是個褒貶懸殊、頗具爭議的人，雖然一直期許自己要以客觀的立場來著墨，但恐怕我也有不自知的局限。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尚祈大雅君子，不吝指正。

侯美珍 誌於木柵政治大學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六月



# 目 次

自序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方法	5
第二章 是蠹魚還是芸香？——談聞一多的「學者」角色	13
第一節 詩人·學者·鬥士	13
第二節 蠹魚與芸香	14
第三節 美術與文學	16
第四節 夙志與生計	17
第五節 頌揚與迷思	21
第六節 厄運與幸運	26
第三章 古典的新義——談聞一多解《詩》對佛洛伊德學說的運用	29
第一節 學者論聞一多的《詩經》學	29
第二節 佛洛伊德、聞一多與《詩經》的交集	32
第三節 聞一多立說的背景	39
第四節 援性說《詩》的影響	48
第五節 援性說《詩》的省思	54



第四章 《詩經》時代嫁娶正時論——聞一多觀點 的商榷	59
第一節 關於嫁娶之候	59
第二節 聞一多的論點	62
第三節 聞一多論點的考察	63
第四節 前人嫁娶之候說的總檢討	72
第五節 餘論——談聞一多以巫術解《詩》	80
第五章 〈詩·新臺鴻字說〉研究——兼論聞一多 的治《詩》方法	87
第一節 〈新臺〉篇與〈鴻字說〉	87
第二節 聞一多的〈鴻字說〉	88
第三節 後來的學者看〈鴻字說〉	90
第四節 聞一多的自我否定	95
第五節 〈詩·新臺鴻字說〉的辨正	98
第六節 談聞一多的治《詩》方法	104
第六章 結 論	113
附錄一 《聞一多全集》評介	119
附錄二 聞一多《詩經》學相關書目繫年	125
重要參考書目	133

# 第一章 緒 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聞一多，是現代詩格律派的詩人，是武漢大學、青島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學校的教授，這種身兼文藝創作及學術研究兩種角色的人，在當時來說並非罕見；較特別的是在西南聯大時，他思想左傾，熱衷於政治活動，不幸遭暗殺而死，而引起國內外的震撼。在中共看來，他是壯烈犧牲的鬥士，所以，自 1946 年來一直是被歌頌的對象；在國共敵對的情況下，也是打擊國民黨的有力武器。共產黨利用聞一多的死來宣傳，周恩來把聞一多和魯迅相提並論；毛澤東讚美其風骨，鼓勵大家歌頌聞一多，很多年後，每到了聞一多的忌辰，報刊總不斷地刊載著歌頌和紀念的文章。〔註 1〕

〔註 1〕 許芥昱著、卓以玉譯《新詩的開路人——聞一多》，頁 192 云：

共產黨方面利用了聞一多的死做宣傳，把它（引者按：應作「他」）的地位抬高跟魯迅並列。一九四六（引者按：漏「年」字）十月周恩來發表了一篇公開的談話，說魯迅跟聞一多都是為人民服務最忠實的牛。他把聞一多最後的決心甘願為普通的人民做奴隸，比做魯迅的那兩句「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聞一多的死是一個烈士的死，他的名字隨著日子的流逝越來越發光，一九四九年八月，毛澤東自己也稱讚聞一多，說他是有骨頭的，臨死也不在暗殺者的凶器前低頭……他是拍案而起的。毛澤東鼓勵作家們歌頌聞一多，使他永垂不朽，聞一多在中國歷史上偉大人物之間應該佔有一個席位。各界陸續舉行公祭。在所有的出版物中間，除了國民黨的報章以外，到處都有追悼他的文章，有對他生平事蹟的回憶。以後很多年每到了他的忌辰，各地的報刊都還不斷的登載這類紀念性的文章。

因著聞一多政治角色之故，臺灣方面，聞一多成了一個禁忌，他的著作未能公開發行、普遍流通，〔註2〕梁實秋在1966年時感慨友人徐志摩和聞一多兩人都早逝，且都慘死，一因墜機而亡，一因槍擊殞命。然徐志摩的聲名及著作在臺灣猶廣為人知，而「聞一多有《全集》行世，……但是在臺灣是幾乎無法看到的。因此，年輕一些的人對於死去不過剛二十年的聞一多往往一無所知」。〔註3〕

至今，距離梁實秋的感慨又將近三十年，而情況並沒有多大的改善。由於近幾年兩岸開放交流，圖書出版品逐漸流通，大陸的學者在著作中的徵引推重，當會間接的影響臺灣學術界注意聞一多；學者進行研究時，資料的取得方面也有了較方便的管道，所以相信這種忽視的狀況，在未來幾年將會有較明顯的改變。

筆者正是梁實秋所說對聞一多「一無所知」的人，直到大學時期修習了《詩經》課，讀到聞一多在某些詩篇詮釋上的創說，才知道此人的存在。爾後接觸了大陸的雜誌、圖書後，兩岸對聞一多截然不同的態度——特別是在政治角色的評價上，吸引我更多的注意。在閱讀了大陸絕大部份是紀念、頌揚的文章時，不時反問：「聞一多有這麼偉大嗎？」「他的成就有這麼高嗎？」有見於臺灣因政治因素而造成學術界的忽視，實是自身的損失，而大陸學者的評價也讓我頗為存疑，就這樣跨出了聞一多研究的第一步。

---

此書原名：*Wen I-to*,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0。中譯本改為此名，原香港：波文書局，1982年出版，此據坊印本

〔註2〕香港還曾經印行全套的開明版《聞一多全集》；在臺灣，《聞一多全集》從未公開正式的發行。筆者曾看過幾本在臺灣流傳的《全集》選刊本，如《神話與詩》等，皆是坊印本，或有未署出版者等版權項的現象。華正書局1977年5月在臺印行《楚辭輯補》一書（原名《楚辭校補》，重慶：國民圖書出版社，1942年3月出版），在封面、版權頁皆不註作者。臺灣學生書局出版的《杜甫和他的詩·下》（1971年10月初版，1982年2月再版），頁37~136輯錄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一文，作者題為「聞匡齋」。九思出版社1972年出版的《古典新義》、《詩選與校箋》，作者題為「聞家驊」。類似這種以坊印本形式流傳、去掉作者之名或改以字號稱之等現象，常是以前親共及居留在大陸的學者，其著作在臺流傳所習見的情形。筆者在臺北購得的王康《聞一多傳》，甚至連許芥昱的《新詩的開路人——聞一多》都是未署出版者的坊印本，這些皆為「禁忌」現象的反映。

〔註3〕引自梁實秋《談聞一多》（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1月出版，1987年7月再版），頁1~2。梁作原載於《傳記文學》，第9卷第2~6期，1966年8月~12月，所以筆者正文中云「1966年」。

引發筆者注意的雖是他政治的角色，而選擇以聞一多為碩士論文主題時，在考察了聞一多研究的現況後，發覺關於聞一多的新詩、政治立場、生平，都有大量的作品加以討論，惟獨他學者時期的學術研究成果較乏人問津。1988年11月7日至11日全國第四屆聞一多學術討論會在昆明雲南師範大學召開時，學者有這樣的呼籲：「作為詩人與鬥士的聞一多研究，已經充分展開，但作為學者的聞一多研究，還只是剛剛起步。」（《聞一多研究述評》，頁339）到了1994年，陸耀東還說學界對聞一多學術思想和成果的研究，雖經季鎮淮等曾多次指出「這是聞一多研究的薄弱環節，應加強研究工作」，但迄今「收效甚微」。為什麼收效甚微？除起步較慢以外，陸耀東分析大概是因：「對研究者的基本要求高，至少懂文字、音韻、訓詁，熟悉中國古代文學和其他古籍」，並且要「了解中國近代學術發展史；集中幾年時間投入」等條件的配合，又說：

研究作為「學者」的聞一多，是一件難度很大的工作，一是他的研究涉及面較廣，……二是必須了解聞先生之前和之後的這一課題研究的全貌，比如要正確判斷聞先生在《詩經》研究史上的地位，就必須了解漢儒以來也就是二千年來學者們的見解，才能知道聞先生哪些方面吸取了前人的成果，哪些方面有新發現，或是在用以研究的方法和觀念上有創新。還有，聞先生逝世已經近半個世紀，這半個世紀內，學者們在哪些方面得益於聞先生的成果，繼續推進研究？哪些方面補正了聞先生的論說？一些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的研究聞先生學術的論文，不具有學術品格和價值，主要原因也在這裡。

（〈新時期聞一多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武漢大學學報》，1994年第6期，頁3~10，1994年11月）

陸先生所說的將聞一多置於《詩經》學史中來考察，不要做「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孤立式的研究，筆者深有同感。作為一個聞一多《詩經》學的研究者，如陸先生所說，必得了解二、三千年來的《詩經》研究概況，才能知其承先啓後的關係，這對研究任何一家《詩經》學的研究者而言，都是必備的條件。除此之外，聞一多學貫中西，引用西方文化人類學等以解《詩》，這又是對傳統學術研究者的一大挑戰。筆者在資格上可能仍不符合陸先生所提出的「基本要求」，但在兼顧自己的興趣和專長之下，仍選擇以聞一多的《詩經》學研究作為碩士論文主題，「基本要求」的不符，則希望能以勤補拙，勉

力爲之。

其實說對聞一多「學者」時期學術思想和成果的研究顯得不足，那是和對聞一多「詩人」、「鬥士」研究之盛比較來說的。以《詩經》而言，學者除了要對《詩經》原典進行研究外，《詩經》學史的研究涵蓋了先秦的孔子到民國《詩經》學的發展，時間長達三千餘年，學者關照《詩序》、《毛傳》、鄭《箋》，宋學的歐陽修、鄭樵、朱熹等人的成果，已嫌不足，能投注在民國時期《詩經》研究的心力也就很有限了。如果與民國以來同時期的學者如：魯迅、郭沫若、顧頡剛、陳子展等人比較，後人研究他們《詩經》學的專論，只有一至三篇左右，〔註4〕討論聞一多《詩經》學的文章，目前所知已有十餘篇（參本論文〈附錄二·聞一多《詩經》學相關書目繫年〉），相較之下，可見聞一多《詩經》學爲人所矚目之一斑。當然，造成這種狀況，除了聞一多的《詩經》學本身有其創發外，「鬥士」的身份也不無影響。

有十餘篇相關的論文，可說是不少了。這些論文在聞一多《詩經》學的研究方面做了披荊斬棘的工作，功不可沒，特別是大陸學界一窩蜂的把眼光都集中在聞一多「詩人」、「鬥士」的角色上，這些研究者能去探索聞一多學者時期的學術成果，是難能可貴的。然或限於主題、或囿於篇幅，大抵只能做大略的介紹，所討論的範疇和深度很有限，又或過份地以殉道者、烈士的角度審視聞一多，使論述的過程爲特定的思想意識所籠罩，導致評價上有所偏頗。作者所處的政治氛圍、對《詩經》學的認識水準，都影響著這些論文的品質。而且，1993年12月武漢大學「聞一多研究室」立足於開明版《全集》的基礎上，廣爲搜集，又據聞一多遺稿整理出不少內容，纂成了新的《聞一多全集》（參本論文〈附錄一·《聞一多全集》評介〉），有新的史料問世後，更有必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憑藉更全面的史料和更客觀的眼光來重新給予他新的歷史評價。

是故，對聞一多《詩經》學這個主題的研究，筆者有四點期許：

- 一、希望對聞一多學術成就研究不足的情況，略有些微的補足作用。
- 二、希望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喚起臺灣學界對聞一多研究的重視。
- 三、希望爲民國以來的《詩經》學研究，勾勒出一些點和線的輪廓。
- 四、希望能以客觀的立場，重估聞一多《詩經》研究的創說和成就。

〔註4〕參林慶彰先生主編《經學研究論著目錄·上冊》（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87年12月），頁470~471〈詩經研究史·民國〉部份的著錄。

## 第二節 研究方法

### 一、關於主題的選擇

藍棣之說聞一多「敢於大聲地說出還沒有想成熟的意見，這乃是創造性思維的一大特徵」。由於聞一多的《詩經》著作新義疊出，頗具「於不疑處有疑」的懷疑精神，是以筆者認同藍先生說聞一多具「創造性思維」的讚美。藍先生又說：「從聞一多我們知道，怪論的價值是很高的，怪論與胡說八道、嘩眾取寵或為怪而怪是完全不同的。……我認為，那些輕而易舉地抹煞怪論而看不出其中的創見的人，很可能是一些以嚴謹面目出現，實際很平庸的人。這種人若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則開創不了新局面；搞學術研究，則只會講些空話和廢話。」（〈論聞一多的創造性思維〉，《聞一多研究四十年》，頁408、410。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8年8月）

筆者自認是「很平庸的人」，但寫作這本論文，並不希望以「只會講些空話和廢話」的態度為之，更不願意成為「輕而易舉地抹煞怪論而看不出其中的創見的人」。由於對聞一多《詩經》學的評價，前人視之甚高，而筆者卻不以為如學者所形容的那麼趨於完美，是以更有必要把藍先生的話拿來警惕自己，這也使得我在研究主題的選擇方面，去蕪存菁，只以三個較為人所傳誦、影響較大，也最足以顯現其說《詩》特色的主題，作為論述的核心，屬於「小題大作」的論文處理方式。分別論述聞一多援佛洛伊德性學說解《詩》、論《詩經》時代嫁娶正時及探討〈詩·新臺鴻字說〉一文等三個主題。如果通論聞一多《詩經》著作中的新義，由於多而龐雜，不僅筆者力有未逮，且不管是肯定和否定，難免流於泛論，不夠深入，不但難服眾人悠悠之口，恐怕「空話和廢話」正是恰如其分的批評。

由於聞一多政治上左傾的角色，使得臺灣學術界對聞一多十分陌生，而在大陸則聲名不墜。海內外以聞一多生平為主題的專書，就筆者所知道的就有十六種之多，〔註5〕單篇的論文更不知凡幾，〔註6〕其中絕大部份都是在大

〔註5〕以聞一多的傳記、年譜為主題的專書有以下幾種：

- 1、史靖《聞一多的道路》，上海生活書店，1947年7月。
- 2、陳凝《聞一多傳》，民享出版社，1947年8月。
- 3、勉之《聞一多》，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49年6月。
- 4、史靖《聞一多》，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6月。
- 5、梁實秋《談聞一多》，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1月。

陸出版的。這就造成了一種困境：筆者若不交代聞一多的生平大要、求學經歷等等，對臺灣的讀者而言似有所不足；若詳細道來，對大陸研究聞氏的學者、專家而言，又嫌畫蛇添足、多此一舉。在有這麼多的傳記出現，特別是聞一多的長孫聞黎明先生，根據史料加上訪談所得撰成了三十萬餘字的《聞一多傳》和八十四萬餘字的《聞一多年譜長編》後，筆者再來重述聞一多的生平，就顯得了無新義。

幾經權衡之後，筆者試圖從辨析聞一多「學者」角色出發，順便帶出聞一多的生平經歷，以及四十餘年聞一多研究的概況。大陸學者在頌揚烈士之餘所造成的迷思，也是此章所企圖要凸顯的。這樣的構思，可突破前面提到的為與不為之間的「困境」，也有了一個很好的議題——筆者深覺在談聞一多

6、王康《聞一多傳》，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4月。

7、余嘉華《聞一多在昆明的故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

8、許芥昱 *Wen I-to*, 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80。

9、許芥昱著、卓以玉譯《新詩的開路人——聞一多》，香港：波文書局，1982年6月。

10、劉烜《聞一多評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3年7月。

11、方仁念編《聞一多在美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7月。

12、劉烜《聞一多》，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

13、季鎮淮《聞朱年譜》，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86年8月。

14、王康《聞一多頌》，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

15、聞黎明《聞一多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

16、聞黎明《聞一多年譜長編》，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7月。

以上書目大部份參自商金林先生《聞一多研究述評》（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10月），頁453~454。又，此書頁453將史靖的兩本發表於1947、1958年的聞一多傳記都題名為《聞一多的道路》，但頁323標題為「史靖的《聞一多》」，註2云：「1958年6月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同頁又云：「史靖根據1947年出版的《聞一多的道路》改寫的《聞一多》是本時期唯一的一本專著。」據此知頁453有誤，史靖1958年出版的書應名為《聞一多》。又，何達〈當我們在一起的時候〉一文云：「王康不是別人，正是寫過《聞一多的道路》的史靖。」（王康《聞一多傳》卷前，頁2，坊印本）據此知史靖和王康為同一人。

〔註6〕何者屬論其生平的論文，恐很難清楚的畫出一個明確的界限。但由徐文斗編〈聞一多研究資料索引〉（《聞一多研究資料·下》，頁929~1000。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1986年7月）、王德震編〈聞一多研究報刊論文索引·1949~1986〉（《聞一多研究叢刊》第一集，頁268~294。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1989年4月）以及商金林編〈聞一多研究資料索引選輯〉（《聞一多研究述評》，頁391~454）所錄，可看出來，就算是採「狹義」的觀點來取捨，論其生平的文章仍非常多，不下百數。

的《詩經》學之前，爲他「學者」的角色定位是有必要的。這是本論文第二章：〈是蠹魚還是芸香？——談聞一多的「學者」角色〉的寫作緣由。

## 二、關於前人研究資料的搜集與取捨

### （一）資料的搜集

由於兩岸對待聞一多的態度不同，在研究的量與觀點上也成爲明顯的對比。在臺灣談聞一多的，就筆者所知，只有二十餘種，有些文章過於簡短，大部份是又都側重在他生平的敘述以及新詩的介紹。<sup>〔註7〕</sup>所以，筆者亟需仰賴大陸的資料。徐文斗編的〈聞一多研究資料索引〉（《聞一多研究資料·下》，頁929~1000）、王德震編的〈聞一多研究報刊論文索引·1949~1986〉（《聞一多研究叢刊》第一集，頁268~294）及商金林纂錄的〈聞一多研究資料索引選輯〉（《聞一多研究述評》，頁391~454），這三種所收著作條目，提供了不少過往學者研究成果的線索，給予筆者很大的方便。特別是商金林《聞一多研究述評》一書，是對1988年之前聞一多研究的回顧與檢討，對筆者而言，

〔註7〕以下諸篇，筆者認爲是臺灣學者研究聞一多的論著中較爲重要的：

- 1、梁實秋〈談聞一多〉，《傳記文學》，第9卷第2~6期，1966年8~12月。
- 2、梁實秋《談聞一多》，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年。
- 3、蘇雪林〈聞一多的詩〉，《二三十年代作家與作品》，頁110~122。臺北：廣東出版社，1979年冬初版，1980年6月再版。
- 4、余光中〈聞一多的三首詩〉，《青青邊愁》，頁187~196。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7年12月初版，1980年8月第4版。
- 5、趙制陽〈聞家驊詩經論文評介〉  
《孔孟學報》，第42期，頁231~253，1981年9月。又，《詩經名著評介》，頁321~349。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3年10月。
- 6、陳芳明〈盛放的菊花——聞一多的詩與詩論〉  
《文季》，第1卷第6期（總第6期），頁12~33，1984年3月。又，《典範的追求》，頁163~202。臺北：聯合文學出版社，1994年。
- 7、呂正惠〈聞一多的成就有多少？〉，《國文天地》，第6卷第1期（總第61期），頁44~48，1990年6月。
- 8、季旭昇〈評聞一多詩經論著中的古文字運用〉，《經學研究論叢》第二輯，頁211~252。臺北：聖環圖書公司，1994年10月。
- 9、邵玉銘〈爲何「千古文章未盡才」？——論聞一多的詩與政治〉（1~4），  
《聯合報》，第37版，1995年1月8~11日。

趙先生之作，是研究聞一多《詩經》學的力作，有比較多的批評和質疑；季先生之作則是目前唯一討論聞一多古文字的文章。沒有政治的包袱和褒貶的心態存乎其間，又是這兩篇共同的優點。



更是由陌生過渡到熟悉最好的橋樑。

經學類的資料則多仰仗林慶彰先生主編的《經學研究論著目錄（1912～1987）》一書。再加上筆者自1993年初起始，參與編纂《經學研究論著目錄·續編（1988～1992）》（臺北：漢學研究中心，1995年6月出版），也得以一併留心與論文主題相關的訊息，因此，在資料的掌握上，應不致由於地緣的因素而有所不足。

## （二）資料的取捨

在資料的運用方面，筆者首重聞一多的原著——如書信、文章等等。或有援用到後人所撰的資料時，筆者以審慎的態度加以篩選。譬如在十餘本的傳記類的書中，除聞黎明先生的《聞一多傳》、《聞一多年譜長編》因晚出資料詳備，常置於案頭備查外，筆者捨棄其餘，援引時特重季鎮淮的《聞朱年譜》、梁實秋的《談聞一多》以及許芥昱的《新詩的開路人——聞一多》。主要的原因是：季先生之文，作成最早，原作於1948年3月，且附於開明版《全集》之前，不管是就歷史性或流傳的普遍性而言都不應忽視。梁實秋是聞一多始自清華學校的好友，從現存聞一多致梁實秋書信的內容和數量，都可想見兩人情誼之深，〔註8〕雖然抗日戰爭發生後，兩人的政治立場逐漸分歧，但可貴的是，梁實秋在聞一多死後二十年再來寫這個老朋友的時候，並沒有因為政治立場的不同，及當時置身於與中共對立的臺灣，而對聞一多有情緒性或不公平的形容，從他的筆端，我們不但看到聞一多鮮活的形象，也讀到他對老友의懷念和感情。許芥昱是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曾相處過一陣子的學生，對於聞一多也有一份感念，且由於移居美國，較能自外於大陸和臺灣兩個敵對的陣營中，立場較超然。這三種著作共同的優點是沒什麼火藥味，也

〔註8〕新《全集》第12冊所收錄的書信共有213封，致梁實秋的信有將近四十封之多，集中在1922到1926年間。1923年4月8日，聞一多從美國寫信給聞家駟，抱怨家書罕得，云：「客居萬里者，除接家信外，更無樂事。家書不可得，則望友書。有友如實秋，月為三四書來，真情勝於手足矣。」（新《全集》，第12冊，頁167）「情勝手足」，誠非虛言，讀《談聞一多》也約略可感受到此種交情。如果不是兩人在美國時，曾在珂羅拉多（珂泉）共處一年，回國後又有在青島大學共事等經歷，來往的書信應不止於此。在梁實秋後來所作的憶舊文中，屢屢提到聞一多。如：〈酒中八仙——記青島舊友〉（《大成》，第102期，頁47～49，1982年5月），《秋室雜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3月再版）一書中的〈清華八年〉、〈琵琶記的演出〉、〈憶「新月」〉等文中，也屢見聞一多的踪影。